唐開成石經考

唐開成石經目錄

穀梁十二卷　關中金石記十卷

論語十卷

孝經一卷

爾雅三卷　關中金石記二卷

五經文字三卷

九經字樣一卷

以上十二經凡一百六十三卷

孟子七卷　賈中丞漢復刻石

唐開成石經攷卷上

海寧 吳騫 撰

唐會要

太和七年二月勑唐玄度覆定石經字體十二月勑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騫按唐志及宋崇文總目並載張參五經文字三卷唐元度九經字様一卷合之止應四卷耳而此云四十卷者蓋衍十字後引會要者皆誤仍其

舊唐書文宗紀

開成二年宰臣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覃以經義啓導遂奏置五經博士依漢蔡邕刊碑列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譌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復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爲蕪累甚矣

舊唐書鄭覃傳

鄭覃傳覃長於經學稽古守正帝尤重之覃從容奏曰經籍訛謬博士相沿難為改正請召宿儒奥學校定六籍準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從之覃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溫業等校定九經文字旋令上石

又高重傳云重為祭酒與鄭覃刊正九經于石也

攷舊唐書無孔字○傳孔溫業見新唐書曰一白卒二卷

新唐書鄭覃傳 一百六十五卷

文宗以覃名儒以宰相領祭酒請太學五經置博士始覃以經籍刓謬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鴻生共力讐刊準漢舊事鏤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温業等是正其文刻於石

高重傳

又曰高重為祭酒共鄭覃刊定九定經於石

右旨以下未詳在何人傳

冊府元龜

文宗詔國子監九經石本所司校勘尚有舛誤傳於永久必在精詳宜令率更令韓泉充詳定石經官就集賢審勘仍送國子監

王履貞太學石經賦

我國家學校崇創石經於其中用啓千年之聖將遺
萬古之風矛化式敷厥德既彰於有截聲詩再闡斯
文庶表於無窮既而詔學苑之徒命他山之役陳滿
笥之文雅結峻天之遠碧且曰道自人弘教由時易
若不考深旨勒貞石市落落於廣庭陳巖巖於千尺
則何以表吾道之不騫見伊唐之有赫者哉由是雕
鎪之功備矣文質之義昭然鑿寒光而嶄嶄迭映騈
古色而字字相宣儼彼貞規韞玉之姿益壯竊諸墨

妙崩雲之勢彌堅事既叶於造微理乃符於摭實削成
豈勞於執蔺壁立更逾於散帙旁分鳥跡且非精衛
之銜來遠映天光有若媧皇之補出可謂洙泗之風
不墜而教之道益敦鑽仰蔔同於深奥咫尺可見於
微言五色參差天子之文章晝在丹楹俯瞰聖人之
閫閾斯存豈非吾君秉兹一德脩文立極堅貞爲庶
士之規考禮作百王之式既而辨姅錯而定魯魚熱
後二三子是效是則

宋 黎持 京兆府學新移石經記

汲郡呂公龍圖領漕陝右之日持適承乏雍學一日謁公公喟然謂持曰京兆闤闠有唐國子監存焉其間石經乃開成中鐫刻唐史載文宗時太學勒石經而鄭覃與周墀校定九經文字上石及覃以宰相兼酒祭於是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即今之石經是已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六經石本委棄於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有幕吏尹玉羽者白鄩請輦入城鄩方備岐軍之侵軼謂此非急務

王羽紿之曰一旦敵兵臨城碎為矢石亦足以助賊為虐䂨然之乃遷置於此即唐尚書省之西隅也地雜民居其處窪下霖潦衝注隨立輒仆埋沒腐壞歲久折鈌殆非所以尊經而重道予欲徙置於府學之北牖子且伻圖來視厥既視圖則命徒役具器用半其溝塹而基之築其浮虛而實之凡石刻之偃者仆者悉輦置於其地洗剔塵土補錮殘鈌分為東西次比而陳列焉明皇注孝經及建學碑則立之於中央顏褚歐陽徐柳之書下迨偏旁字源之類則分布於

庭之左右俄而如登道山如入東序河圖洛書大壁琬琰爛然在目而應接或不暇矣先是有興平僧誕妄惑衆取索無厭大尹劉公希道沒入其貲有欲請於朝以備慈恩浮屠者公即建言崇飾壇廟非古而興建學校為急朝廷乃以五千百畀之不費於公不役於民經始於元祐二年初秋盡孟冬而落成門序旁啓雙亭中峙廊廡回環不崇不庳誠故都之壯觀翰墨之淵藪也學者暇日於此游息得之於目而會之以心固已有超然遠詣之意豈曰小補之哉竊惟六經

大人之道備聖人所以遺天下来世之意盡在於是自周末至隋千餘載之間已遭五　汗簡以載或焚或脫縑楮魚蠹易腐易裂道雖無窮而罷則有敝惟鑱之金石庶可以久有唐之君相知物之終始而憂後世之慮深故石經之立殆以此也然以洛陽蔡邕石經四十六碑觀之其始立也觀視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可謂盛矣及范蔚宗所見其存者纔十有二枚餘皆毀壞磨滅然後知不得其人以護持雖金石之固亦難必其可久此呂公所以為有功

於聖人之經而不可不書也然特書此者豈特紀其
歲月而已哉將使後之君子知古人之用心而不廢
前功廢斯文之有寄云爾元祐五年九月壬辰朔二十日記朱彝尊曰按是記在
石經之側碑為宋安民所鐫不宜刻黨人姓氏者也
汲郡呂公者大忠也尹玉羽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
劉鄩辟為保大軍節度推官
仕後唐至先光祿卿少卿

周必大唐石經記

唐文宗在御儲精經籍有意復古而緗素謬盩時唯鄭覃體上之意憫道之衰慨然有請於朝願與鉅學鴻儒協力讐挍準漢舊事鏤石太學帝欣然可之於是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温業等咸預其選群經是正視漢熹平蓋無愧焉

李應祥雍石經記

雍石經唐文宗詔刻國子監鄭覃以經籍刓謬建言願與鉅學鴻生共力讐勘準漢舊事鏤石太學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正其文太和七年勑唐玄度覆定石經字體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告成今在文廟碑洞中即其刻也

晁公武讀書志

經義 二百六十九卷 三周

漢都石經自遷徙鄴雍遂茫昧於人間唐太和中復刊十二經立石國學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諸經鏤之版故世今太學之傳獨此二本爾議者謂太和石經本授寫非精時人弗之許而世以長興本為便

王應麟玉海

後唐長興三年二月令國子監校正九經以西京石經本抄寫刻板頒天下四月命馬鎬陳觀田敏詳勘周廣順三年六月丁巳十一經及爾雅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板成判監田敏上之原注各二部一百三十冊四門博士李鄂書惟公羊前三禮郭嵲書

偽蜀相毋昭裔取唐大和本琢石於成都學宮與後唐板本不無小異乾道中晁公武參校二本取經文不同者三百二科著石經攷異亦刻于石張㚟又校注文同異為石經注文攷異四十卷

唐九經字樣　五經文字見上又見石經十體書

會要開成二年丁巳歲八月國子監奏覆定五經字樣官翰林待詔唐元度狀準大和七年二月五日勅覆定九經字體今所詳覆多因司業張參五經字為準其舊字樣歲月將久點畫參差傳寫相承漸致譌誤今依字樣參詳改正諸別有疑闕舊字樣未載者古今體異雖隸緣一不同慇據說文即古體驚俗近代文字或傳寫乖訛今與校勘官取其適中纂錄為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于五經字樣之末從之

志小學類張參五經文字三卷崇文目同唐元度九經字樣一卷文宗時待詔崇文目同歐陽融經典分毫正字崇文目同此書今無攷竊按大歷十年司業張參纂成五經文字以類相從開成中翰林

待詔唐元度加九經字様補所不載晉開運末及宋酒田敏
合二者為一編以攷正俗體訛謬

趙崡石墨鐫華

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五經文于太學講堂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書丹刻石立于太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科斗鳥跡體篆用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此三刻也魏世宗神龜元年以王彌劉曜入洛石經殘毀崔光之請補之此四刻也唐天寶中刻九經于長安禮記以月令為首從

添小注二行

李林甫之請此五刻也文宗時鄭覃以經籍刓繆建言讐刊準漢故事太和七年勅唐玄度覆定石經字體于國子監立石九經并論語孝經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告成此六刻也又孟蜀亦刻九經謂之孟蜀石經朱晦翁所引石經是此」

按六朝以前用分隷今石經皆正書且多用歐虞書法知其為唐人書矣禮記背月令尊明皇純字諱尊憲宗又知其非天寶以前人書矣然則今西安府學石經乃唐文宗時石經也舊在務本坊韓建築新城

棄之于野朱梁劉鄩用尹玉翁請遷唐尚書省之西隅宋元祐中汲郡呂公始遷今學嘉靖乙卯地震石經倒損西安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缺字別刻小石立于碑傍以便摹補又按唐書謂文宗朝石經遺棄師法不足觀然其用筆雖出衆人不離歐虞褚薛法恐非今人所及惟王堯惠等補字大為紕繆今華下東生文冡家有乙卯以前搨本庶幾稱善焉

右本齋景叔說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

周易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

尚書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

毛詩四萬八百四十八字

周禮四萬九千五百一十六字

儀禮五萬七千一百一十一字

禮記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

春秋左氏傳一十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

公羊傳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

穀梁傳 四萬二千八十九字

孝經 二千□三百□五十三字

論語一萬六千五百九字

爾雅一萬七百九十一字

五經文字

九經字樣

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字樣等都計六十五萬二百五十二字

今在西安府儒學其末有年月一行題名十行曰

開成二年丁巳歲月次于元日惟丁亥書石學生
前四門館明經臣艾居晦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
經臣陳玠書石學生前文學館明經臣□□□□
書石官將仕郎守潤州句容縣尉臣段絳校勘兼
看書上石官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臣柏暠校勘
兼看書上石官將仕郎守四門助教臣陳莊士覆
定字體官翰林待詔朝議郎權知沔王友上柱國
賜緋魚袋臣唐元度校勘官兼專知都勘定經書
檢校刋勒上石朝散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上柱

國臣章師道朝散大夫守國子司業騎都尉賜緋
魚袋臣楊敬之都檢校官銀青光祿大夫□□□
□□□□□□□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太清宮使監修國史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
二千户臣覃官銜缺十字九經字樣云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國子祭酒平章事覃按
舊唐書開成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起居舍人集
賢殿學士周墀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
温業兵部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崔球等同勘校
經典釋文又云令率更令韓泉克詳定石經官新

唐書亦列墀等四人而碑竝不載

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覃以經義啟導稍折文學之士遂奏置五經博士依漢蔡邕刊碑列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元度復校字體又乖師法故名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為蕪累甚矣舊史之評如此愚初讀而疑之又見新書無貶辭以為石壁九經雖不逮古人亦何遽不賢於寺碑寺冢

碣及得其本而詳校之乃知經中之謬戾非一而劉昫之言不誣也略識于左（寫校紀載各經中間有脫誤者從萬季野石經攷校補）

周易　君子以裒多益寡裒誤作襃　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言誤作存　其孰能與於此哉脫於字　周易繫辭下第八脫下字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下多一也字　力小而任重小誤作少　傷於外者必反其家其誤作於　決必有所遇脫所字　蠱則飭也飭誤作飾　豐多故親寡旅也故下多一也字　姤

遇也姤誤作遘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終來有他吉他作它
剛健篤實輝光輝作煇　君子以治歷明時歷
作歷　可與佑神矣佑作祐　其受命也如嚮嚮
作響　兼三才而兩之三才之道也才皆作材
其一字而前後不同者　包蒙包荒包承包羞繫
于包桑繫辭下同包皆作苞包有魚包无魚以杞包瓜
包皆作包　問以辨之由辨之不早辨也其辨明
也明辨晳也辨吉凶者存乎辭困德之辨也井以

辨義辨是與非辨辨皆作辯君子以類族辨物剝牀

以辨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復小而辨於物辨皆作辨

其旁注者○至靜而德方德下添一也字　賁

[頂格]

亨小利有攸往利下添一貞字

其先誤而後改者　略例筌誤作荃　愈誤作渝

二无誤作無　皆即其誤改之

其標題周易繫辭上第七周易繫辭第八周易說

卦第九皆八分書而周易序卦第十周易雜卦第

十一皆正書雖依古注本附於第九之內以正書

爲別絲似未安

尚書　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於予朕

孫乃父誤作先父孫上多一子字　臣下罔攸稟

令令誤作命　若藥弗瞑眩藥誤作樂　王乃徇

師而誓徇誤作循　乃汝世讎世誤作誓　太保

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攻誤作公　用端命于上

帝于誤作予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無之字

西伯戡黎大命不摯胡字旁其旁注者　予有亂臣十人臣字旁注　惟婦言是用是字旁注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干下容下各添一之字

詩　小戎序國人則矜其車甲甲誤作田　舒懮受兮懮誤作憂　予尾翛翛誤翛誤作修　戎車既飭飭誤作飾　以祈黃耇祈誤作祁　涼曰不可涼誤作諒　無此疆爾界界誤作介　侯疆侯以疆誤作彊

昔育恐育鞫鞫誤作鞠

鞫哉庶正鞫人忮忒鞫皆誤作鞠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雝雝鳴雁雝作雍

其書法者　此雖誤
樂從樂下添一皃字
自今以始歲其
有下添一年字　曰
高是常〻下添一
王字

之死矢靡他他作它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作不我知二章同　和鸞雝雝作雍　何人斯序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也以作而　維塵雝兮雝作雍　既匽既敕敕作勑　其政不獲政從鄭箋作正　尚不愧于屋漏愧作媿　于彼西雝肅雝和鳴有来雝雝雝皆作雍　屢豐年屢作婁

其先誤而後改者　抱衾與裯裯誤作稠　不瑕有害瑕作遐誤　鱣鮪發發發誤作撥　噂沓背憎噂誤作蹲　如彼遡風遡誤作溯　駉駉馬牡馬

牲皆誤作牧皆即其誤改之　云何其盱脫其字
添

周禮　女史八人史誤作使　太宰三曰郊甸之
賦郊誤作邦　內饔豕盲視而交睫豕誤作施
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緦誤作絲　牛人
軍事共其犒牛犒誤作槁　司市市司帥賈師而
從賈誤作胥　肆長掌其戒令令誤作禁　鞮鞻
氏府一人一誤作八　鬯人禜門用瓢齎用誤作
明　司几筵設莞筵紛純筵誤作席　大司樂大

磬磬誤作罄　王大食三侑侑誤作宥　大師令奏鼓鰊鼓誤作鼛　大祝四曰禜禜誤作榮　司常家各象其號象誤作相　凡以神仕者仕誤作士　小子史二人二誤作一　大司馬旗居卒間居誤作車　考工記　妢胡之笴笴誤作笱　矢人前弱則俛俛誤作勉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醫師疕瘍者疕上多一有字　野廬氏有相翔者誅之誅上多一則字　邦之大師大上多一有字　庭氏以救日之弓

與救月之矢射之射上多一夜字
儀禮　士冠禮捷柶興捷誤作建　鄉射禮司射
適堂西袒決袒誤作祖　楅髤橫而奉之奉誤作
拳　大夫與士射袒纁襦纁誤作薰　燕禮右祭
脯醢脯誤作酺　大射儀賓升成拜拜誤作敗
坐授瑟乃降授誤作受　聘禮賓既將公事復見
訝以其摯訝誤作之　公食大夫禮陳鼏於碑南
南面西上脫一南字　覲禮天子賜舍曰伯父脫
曰字　士喪禮祭服不倒倒誤作到　少牢饋食

禮如筵日之儀儀誤作禮　主婦被錫衣侈袂侈誤作移下同　祝延尸延誤作筵　有司徹二手執挑匕枋挑誤作桃　主婦洗爵于房中脫爵字　主婦北面答拜受爵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誤作受尸爵　主人降洗爵爵誤作觶下主人實爵並同　主人拜受爵尸拜送脫爵字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鄉射禮適左个中亦如之亦作皆　燕禮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大夫下更有大夫二字

禮記　御刪定月令在曲禮之前　月令人乃遷
徙徙誤作徒，其器閎以奄奄誤作掩　檀弓上
周公盖祔祔誤作附　王制示弗故生也示誤作亦
禮器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脫節字　學
記燕辟廢其學辟誤作譬　喪大記男子出寢門
外脫外字　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脫衆士二字
祭義父母愛之喜而弗忘喜誤作嘉
哀公問如此則國家順矣脫則字　坊記民猶
薄於孝而厚於慈猶下多一有字　中庸待其人
而後行而誤作然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脫之字

緇衣有國家者章義癉惡脫家字　儒行愼靜而
尚寬脫而字　大學人之其親所親愛而辟焉五
辟字皆誤作譬　若有一个臣个誤作介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檀弓上有亡惡乎齊
亡作無　歲壹漆之壹作一　樂記非聽其鏗鏘
而已也鏘作鎗　雜記上客立于門西于作於
雜記下泄柳之毋死泄作世　喪大記命婦氾拜
衆賓於堂上於作于　主人先俟于門外于作於
中庸可一言而盡也一作壹　問喪祭之宗廟

以鬼享之亯〻作饗　大學堯舜帥天下以仁二帥
字皆作率　昏義祖廟既毀教于宗室于作於
射義是以諸侯君臣以作故
其先誤而後改者　學記教人不盡其材材誤作
才　故人不耐無樂耐誤作能皆即其誤改之
春秋左傳　隱元年且告之悔且誤作具　五年
僖伯稱疾不從疾誤作侯　十年伐戴戴誤作載
　桓二年故封桓叔于曲沃故誤作政　六年楚
之羸羸誤作嬴　以類命為象類誤作德　閔二

年從曰撫軍軍誤作國　僖三年公子友如齊涖
盟涖誤作沚　四年歸胙于公脫胙字　姬寘諸
宮六日宮誤作公　公殺其傳杜原欵傳誤作傳
七年弗可改也已改誤作故　十四年公怒止
之止誤作止上　十五年輅秦伯輅誤作轄　使郤
乞告瑕呂飴甥且名之且誤作國　二十五年昏
而傳爲傳誤作傳　二十七年責無禮也責誤作
青　郤轂可轂誤作轂　三十一年晉新得諸侯
新誤作親　東傳于濟傳誤作傳　三十三年入

險而脫入誤作人　爲從者之淹淹誤作派　文元年王使毛伯衛来錫公命錫誤作賜　享江芊芊誤作羊　二年廢六關關誤作闕　七年賔文公子馮馮誤作曰　十二年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邽誤作封　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弑誤作殺　二年晉侯伐鄭及郔郔誤作延　商紂暴虐紂誤作討　四年秋公如齊秋誤作利　六年離卦誤畫作同人　八年殺諸絳市絳誤作終

十二年晉師在敖鄗之間師誤作帥　十五年

吾獲狄土土誤作士　十七年盟于卷楚卷誤作
卷　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乎誤作平　十
八年凡自虐其君曰弒虐上多一内字　成二年
及齊師戰于新築師誤作侯　且辟左右且誤作
旦　七年尋蟲牢之盟蟲誤作蠱　十七年楚公
子橐師襲舒庸橐誤作橐　襄十年子蟜曰蟜誤
作矯　令伐其師令誤作令　十四年士鞅反反
誤作及　十七年苟過華臣之門必騁騁誤作聘
十九年而視不可含含誤作舍　所不嗣事于

齊者事誤作是　天子令德天誤作夫　二十一年欒盈過于周過上多奔楚二字　二十三年邾畀我來奔畀誤作畁　二十五年先夫當之矣夫誤作天　井堙木刊堙誤作煙　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卒誤作兵　二十七年父子死余矣余誤作餘　免餘復攻甯氏餘誤作余　二十八年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忘誤作志　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晏誤作宴　文子使召之召誤作君　慶氏之馬善驚馬誤作焉　武王有亂臣十人脫臣字

三十年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娶誤作聚　單
公子愆期期誤作旗　駟帶追之駟誤作四　昭
元年今武猶是心也今誤作令　二年齊使上大
夫送之送誤作逆　三年少姜有寵而死姜誤作
齊　知而復從復誤作弗　四年恃險與馬馬誤
作焉　五年娶於子尾氏娶誤作聚　君若驩焉
好逆使臣若誤作苦　九年無囿猶可囿誤作宥
　十三年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廬誤作盧　十
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宗誤作宋

二十年余不忍其詢詢誤作詢　取人於萑苻之澤苻誤作符　二十一年心是以感感實生疾感誤作咸　二十五年士平出奔楚士誤作氏　二十五年季公鳥生申申誤作甲　二十七年入于堀室堀誤作堀邊卯為大司徒卯誤作卬

定元年榮駕鵞鵞駕誤作駕　三年及邾子盟于拔拔誤作技　八年子姑使溷代子代誤作伐　十年駟赤謂侯犯曰赤誤作亦　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殺誤作弑　蔡昭侯將如吳蔡誤作䔒　十六

年與晉人謀襲鄭晉誤作爲　二十三年有不腆
先人之產馬馬誤作焉　二十六年四方其訓之訓
誤作順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宣二年以視諸朝視
作示　哀十六年此事克則爲卿事下有也字
其續添者　昭二十二年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下
添子朝奔郊四字
春秋公羊傳　隱元年何以名字也字上多一不
字　二年婦人謂嫁曰歸嫁誤作稼　三年曷爲

或言崩或言薨脫上一或字　生毋相見死毋相
哭毋字並誤作毋死毋誤作毋死　六年吾與鄭
人未有成也未誤作末下同　十年宋人衛人衛
人伐載載誤作戴　桓二年曰有有則此何以書
脫一有字　隱賢而桓賊也賊誤作賤　莊十九
年此其言遂何脫其字　二十五年求乎陰之道
也陰誤作隐　三十二年秋狄伐邢邢誤作刑　僖
四年南夷與北狄交誤作北夷　六年此其言圍
何圍下多一者字　二十六年乞師者何脫師字

三十年歸惡乎元咺也乎誤作于　三十三年百里子與蹇叔子百誤作伯　文四年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何誤作河　宣十五年然後歸爾爾誤作耳　成十五年成公幼幼誤作憂　臧宣叔者相也叔誤作公　襄十四年季孫宿會士晉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婁人于戚邾婁人脫人字　十七年春王二月二誤作三　十九年為其驕蹇為誤作或　二十九年許人子者必使子也人下脫子字　昭九年其言陳火何脫

陳字　定元年立煬宮宮誤作公　四年夷狄也
而憂中國而誤作其　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殺誤
作弑　六年齊國夏及高張来奔高上多一齊字
十四年顏淵死子曰子上多一孔字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隱四年隱公曰否作
隱曰吾否　桓六年簡車徒也徒作馬　淫乎蔡
乎作于　十一年祭仲者何鄭相也相上有之字
文六年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是月下
更有是月二字　宣六年此非弑君而何而作如

十年未絕於我也於作于　十二年是以君子
篤於禮而薄於利下於作于　成二年得一貶焉
爾一作壹　襄十二年春王正月正作三　二十
九年爾殺吾君殺作弑　三十一年於是負孝公
之周愬天子愬作訴　十四年有麏而角者麏作
麕
其先誤而後改者　桓二年此其目言之何目誤
作月　閔元年盍弑之矣使弑子般弑並誤作殺
僖十三年葬陳宣公宣誤作桓　成二年及齊

侯戰于鞌侯誤作師　昭二十五年慶子免君於
大難矣脫矣字皆即其誤改之
春秋穀梁傳　隱元年父者何傅也傅誤作傳
四年弑而代之也代誤作伐　九年所俠也俠誤
作挾　莊七年則是兩說也兩誤作兩下同　僖
五年天子世子世天下也誤作士子　二十二年
春秋三十有四戰脫有字　二十八年晉侯齊師
宋師秦師誤作齊侯　文二年內大夫可以會外
諸侯脫外字　三年王子虎卒誤作壬子　宣八

年以譏乎宣也譏誤作饑　襄元年晉侯使荀侯罃

來聘罃誤作嬰二年三年同　三年諸侯始失正

矣正誤作王　六年立異姓以涖祭祀立上多一

非字　哀元年此該之變而道之也該誤作郊

六年入者內弗受也弗誤作不下同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僖十七年桓公嘗有

存亡繼絕之功脫公字　文六年處父主境上事

事上多一之字　成五年帥羣臣而哭之前作率

後作帥

其先誤而後改者甚多不具載

論語　賜也爾愛其羊爾誤作女　不知其仁仁誤作人　子使漆雕開仕雕誤作彫　再斯可矣斯誤作思　三人行三上多一我字　必有我師焉有誤作得　冉有子貢侃侃如也有誤作子告夫三子三上多一二字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脫之字　無求生以害仁仁誤作人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脫之字　稱諸異邦曰—諸誤作謂　何德之衰衰下多一也字

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　女得人焉爾乎爾作耳　人潔己以進潔作絜

其先脫而後添注者　陽貨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爾雅　替戾底廢誤作底底　翿纛也翿誤作翢皇華也誤作華皇　赫兮咺兮咺誤作烜　是刈是穫濩誤作穫　木謂之虛木誤作本　何鼓謂之牽牛何誤作河　澤烏蘾蘾誤作蔉　荸麻母荸誤作茡　樓棗含樓誤作欔　杌州木杌誤

作祝　魚尾謂之丙尾上添一之字　燕白脰烏烏誤作烏　楊烏白鷺楊烏誤作鷹　鳶烏醜烏誤作烏　烏鵲愧烏誤作烏　麐大麐誤作大麕

凡經中二十字皆作廿三十字皆作卅按古唐詩文多是四言如于三十里三十維物皆四言也則當為三十字史記秦始皇刻石如廿有六年維廿九年卅有七年則當為廿字卅字今改經文而為廿卅字非矣

凡經中虎字皆缺末筆作虎虓號虢饕虨虞褫字

虎虓

皆同避 太祖諱 淵字皆缺筆作渆 婣亦作㛿避

高祖諱 世字皆缺筆作卄 泄作洩 紲作絏 棄作

弃 勩作勚 葉作枽 渫揲韘媟諜堞偞皆改從云

民字皆缺筆作巳 珉作眂 岷作岻 泯昏緡痻碈暋

愍𢡟皆改從氏避太宗諱 亨字皆作亯避肅宗

諱 豫字皆缺筆作豫避代宗諱 适字皆缺筆

作适避德宗諱 誦字皆缺筆作誦避順宗諱

純字皆缺筆作紃避憲宗諱 恒字皆缺筆作恒

避穆宗諱 湛字皆缺筆作湛 甚作甚 椹作椹避

敬宗諱　乃若高宗諱治中宗諱顯睿宗諱旦玄宗諱隆基文宗諱涵皆不缺筆者禮天子事七廟自肅至敬七宗而高祖太宗創業之君不祧者也玄宗以上則祧廟也故不諱（冊府元龜寶曆元年正月太常寺禮院上言玄宗廟諱准故事祧遷後不當更諱制可）文宗則今上也古者卒哭乃諱故生不諱　左傳文公宣公卷字更濫惡而成城字皆缺末筆穀梁傳襄昭定哀四公卷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為朱梁所補刻考之宋劉從乂黎持二記但言韓建劉鄩移石而不言補刻（宋建隆三年劉

從乂修文宣王廟記言天祐甲子歲太尉許國公為居守移太學并石經於與甲子歲昭宗遷雒之年許國公者韓建也元祐五年黎持新移石經記則云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石經委棄于野至朱梁時劉郎守長安從幕吏尹玉羽之請輦入城中置于此地即唐尚書省之西隅也令龍圖呂公領漕陝右以其處窪下命徙置於府學之北牆而建亭焉二記不同　朱彝尊曰尹玉羽者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劉鄩辟為保大軍節度推官歷雍汴滑兗從事仕後唐至光祿少卿晉高祖召之辭以老退歸關中嘗著自然經五卷武庠集五十卷其事散見於冊府元龜惜歐陽子不為立傳而其書亦不傳於世也

然成字缺筆其為梁諱無疑昔人固未嘗徧讀而博考也詳見鎮東軍牆隍廟記下」

五經文字三卷凡一百六十部三千二百三十五

字大歷十一年國子司業張參以說文字林兼采
漢石經著為定體按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曰大歷中名儒張參為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
於論堂東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
之文取其正由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
東而歸於大同積六十載崩剝汙衊泯然不鮮今
天子尚文章尊典籍國學上言遽賜千萬時祭酒
皡博士公肅韋公肅遂以美羸再新壁書懲前土塗
不克以壽乃析堅木負墉而比之其製如版牘而

高廣其平如粉澤而絜滑背施陰関使衆如一附離之際無迹而尋堂皇觀深兩屋相照申命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揆日懸其業而繕寫焉此文當作於太和年間门土塗而木版自木版而石壁凡三易矣乃令石刻其末曰乾符三年孫毛詩博士自牧以家本重校勘定（當云毛詩博士孫自牧於文乃順）七月十八日書刻字人魚宗會其字別體與朱梁所刻其中有磨改數字者意自牧所為也

九經字樣一卷凡七十六部四百二十一字國子

監奏覆定石經字體官翰林待詔唐玄度狀准太
和七年十二月五日勅覆定九經字體者今所詳
覆多依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為准其舊字樣歲月
將久畫點參差傳寫相承漸致乖誤今並依字書
參詳改正諸經之中別有疑闕舊字樣未載者古
今體異隸變不同如總據說文即古體驚俗若依
近代文字或傳寫乖訛今與校勘官同商較是非
取其適中纂錄為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於五
經字樣之末奉勅宜依開成二年八月十二日中

此段萬
砍不栽

書門下牒

册府元龜周太祖廣順三年六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獻印板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卷奏曰臣等自長興三年較勘雕印九經書籍經注繁多年代殊邈傳寫紕繆漸失根源臣守官膠庠職司較定旁求援据上備雕鐫幸遇聖朝克終盛事播文德於有截傳世教以無窮謹具陳進是此二書曾有印板而自宋以來學者不言之何也

安世鳳題金太學石經

石經自東漢以蔡邕名今并其搨本亦不存唐序注孝經始刻石立基而表章之不過僅離經之眾派惟文宗以群經刊于碑院至今嘉惠學者乃經宋中葉之亂淪于燕幾不能存迨正隆四年方為耶律隆所脩則石經之所以度長至今日者皆其功也

覆按按此所記似指文宗云云似指開成石經附錄于此以備參考

萬斯同唐石經攷 書黎持記後

案舊唐書文宗紀及鄭覃傳皆言石壁九經即黎持之記亦然其實九經之外更有孝經論語尔雅凡十二經不止九經也較今之十三經但少孟子其時孟子尚襍諸子中未與大學中庸共列爲四書也然此十二經之外張參之五經文字唐元度之九經字樣與之竝行歷五代宋元明迄今載祀九百而此刻一無損失則呂公置諸學校之故也然漢魏石經亦在學校不及四五百年殘毀殆盡則洛陽帝都屢遭大亂長安自唐以後無建都者故反獲保全尔 壽按萬氏

唐石經考中載唐選舉志限學生學石經三體及新
舊唐書甲經籍藝文兩志中所列今古文石經似與
開成石經無
涉故不錄

唐開成石經攷卷下

海寧 吳騫 槎客

張爾岐儀禮石本誤字

唐唐石經當時學者以為蕪累至于今日已為老成典型矣矣乃儀禮亦不免多誤逮補字承譌則又本誤字遂並及之

士冠禮

啐醴捷柶興作建柶醴冠者節。捷初洽反

士昏禮

降階受笲腵脩暇誤作睱婦見舅姑節

某得以為昏姻之故監本作某以得為昏姻之故記文監本

長似

士相見禮

鄉飲酒禮

執觶興盥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疏云案鄉射大射禮皆直云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不云盥北俗本有盥者誤司正表位節

若有諸公大夫則使人受俎如賓禮受誤作授徹俎節

鄉射禮

司射適堂西袒決遂袒誤作祖補字請射節

福髤橫而奉之奉誤作拳記

大夫與士射袒纁襦纁誤作薰記

燕禮

司宮筵賓于戶東西上筵誤作之 陳饌節

卿升席坐左執爵右祭脯醢脯誤作酺 獻卿節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大夫媵爵如初監本吳本俱

不再出大夫二字 再媵爵節

閽人為大燭於門外無大字 終燕節

大射儀

一兩圜壺　兩壺獻酒　俱誤作壺 陳饌節

主人卒洗賓揖升監本吳氏本俱賓揖乃升 獻賓節

賓升成拜拜誤作敗 補字公酬賓節

坐授瑟乃降授誤作受補字席工節

主人洗升實爵實誤作賓補字獻工節

南面坐奠觶興奠誤作取補字司正表位節

司射適次袒決遂袒誤作祖補字請射節

南揚弓命去侯侯誤作俟補字三耦射節

聘禮

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簠方簠作簋郊勞節釋文云簠音甫或作簋固已疊簋不從

若賓死未將命未誤作来賓介死節

使者既受行日脫既字記

繅三采六等朱白蒼〻誤作倉記

又齎皮馬齎誤作賫記

對曰非禮也敢誤作敢辭記

賓既將公事復、見訝以其摯訝誤作之記

自西階升受階誤作門記

公荅再拜再誤作爯記

聘日致饔日誤作自記

公食大夫禮

陳鼎于碑南南面西上脫一南字載祖節

如受饗禮無儐儐誤作擯若不親食節

覲禮

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帷誤作惟（補字郊勞節）

天子賜舍曰伯父脫曰字（賜舍節）

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脫曰字（補字入覲節）

几俟于東箱俟誤作侯（記補字）

喪服

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如誤作慈（齊衰三年章補字）

士喪禮

祭服不倒倒誤作到（小斂節）

若不從卜擇如初儀擇誤作宅（卜日節）

既夕

御者四人皆坐持體之下脫男女改服四字記

鹿淺幦干笮干誤作千字記補

士虞禮

特牲饋食禮

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鉶鉶芼設于豆南

監本吳氏本止一鉶字陰厭節

少牢饋食禮

明日朝服筵尸脫服字筵尸節

如筵之日儀儀作禮筵尸節

司宮概豆籩勺爵觚觶几洗篚于東堂下几誤作凡視濯節

主婦被錫衣移袂　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移袂並本作侈袂當從陰厭節

祝延尸延誤作筵尸入節

有司徹

有司徹第十七阮徹字篇目

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湆挑誤作桃薦尸節

尸卻手受匕枋受誤作授薦尸節

主婦洗爵于房中脫爵字主婦獻尸節

主婦北面答拜受爵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誤作受尸

爵主婦致爵于主人節

主人降洗爵作洗觶主人實爵作實觶主人酬尸節

賓坐左執爵右取脯擩于醢祭之脯誤作肺主人獻賓節

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阼誤作降補字獻私人節

主人拜受爵尸拜送脫爵字旅酬節

主婦受爵酌獻二佐食婦誤作人不賓尸主婦亞獻節

佐食設俎于豆東羊臑豕折羊脊脅祭肺一脫祭字不賓

尸賓致主婦節

方以智通雅

石經已混陝碑在西安府學不必漢魏多是唐鄭覃書

王士正池北偶談

喬三石作石經記恨獨無孟子自開成至今七百年無好事及此者近賈中丞漢復始為補刻以成完書（賈漢復字膠侯係滿洲籍曲沃人）

康熙初元由河南巡撫調任陝西石刻孟子七卷

朱彝尊經義攷

唐國子學石經易九卷書十三卷詩二十卷周禮十卷儀禮十七卷禮記二十卷春秋左氏傳三十卷左公羊傳十卷穀梁傳十卷論語十卷孝經一卷爾雅三卷存

舊按今石經公羊十二卷穀梁十二卷爾雅三卷餘同宋氏所刻計少共五卷

朱彝尊唐國子學石經跋

右唐國子學石刻九經易九卷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書十三卷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詩二十卷四萬八百四十八字周官禮十卷四萬九千五百十六字儀禮十七卷五萬七千一百十一字禮小戴記二十卷（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春秋左氏傳三十卷）卄九萬八千九百四十五字公羊氏傳十卷四萬四千七百四十八字穀梁氏傳十卷四萬二千八十九字孝經一卷二千□百□十三字論語十卷一萬六千五百九字爾雅二卷一萬七百九十一字

開成二年都檢校官銀青光祿大夫右僕射兼門下
侍郎判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使兼
修國史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鄭覃勘定
勒石本也新舊唐書載覃奏起居郎集賢殿學士周
墀水部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崔球監察御史張次
宗禮部員外郎孔溫業四人校定又冊府元龜載文
宗命率更令韓泉充詳定又冊官而題名于石者有
四門館明經艾居晦陳玠又文學館明經不知明一
人將仕郎守潤州句容縣尉段絳將仕郎守秘書省

正字柏暠将仕郎守四門助教陳莊士朝議郎知沔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唐元度朝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上柱國章師道朝散大夫守國子司業騎都尉賜緋魚袋楊敬之于覃共十人顧國史所記者題名不書題名書者國史亦不紀不可解也石經文劉昫譏其字乖師法然終勝今監本坊本儲藏家不可不以此插架焉

厲鶚石經攷異序

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議郎蔡邕書丹刻石立於太學門外此石經所自昉也厥後魏正始唐開成孟蜀廣政宋至和嘉祐紹興俱有前規以示模式歐陽子集古所收金石文字寂廣獨遺唐石經一不載趙德甫金石錄洪景伯隸續所載搜羅繁漢石經僅殘缺遺字予止取唐蜀石本與後唐長興板本參校著石經攷異其書不傳

方中履古今釋疑

校正

筆塵曰唐文宗以宰相鄭覃判國子祭酒𢬵立石壁九經即今陝西石經也孟蜀毋昭裔刻石經有注故知今是鄭書履陝西石經禮記以月令為首凡淵字作淵世字作廿民字作巳而純字作紑故知其為憲宗以後開成之本無疑開嘉靖乙卯地震損仆之後善本不可得矣

榆墩集曰孔鮒藏經魯恭王發之孝平元始元年王莽命甄豐摹古文易詩書左傳于石此石經初刻也章帝命杜操增摹公羊論語古文而釋以章艸此石經之再刻也靈光和六年命胡毋敬崔瑗張昶師宜官以古文八分刻易書魯詩儀禮左傳于太學講堂此石經三刻也熹平四

年諸儒以左傳立于劉歆當廢公羊與于孝武周禮
爾雅傳于周公魯詩論語出于孔子當與易書孟刻
又詔蔡邕楊賜堂谿典馬日磾等紕以八分書之此
四刻也魏虞喜楷古文不傳言于鄧陵屬公自摹古
文于石陳留邯鄲淳以小篆隸之鍾會註以小楷刻
于鄭都學宮此五刻也晉惠帝永熙武庫大梁武帝索
于王志得漢搨本三種詔蕭子雲等以小楷刻之金
陵易用費直書用姚方興詩用毛禮用小戴春秋用
三傳此六刻也北魏太武神龜元年從崔光之請以
漢魏石經在洛鄭者遣王禰劉曜之亂命元暉于烈
韓毅等補之此七刻也周大象之況齊高澄之砲又
残闕矣隋大業中取其遺書于秘書省貞觀六年魏
徹請發而傳之詔歐陽詢補其八分此八刻也時孔
頴達為疏義請以王弼易孔安國書毛詩三禮三傳
論語爾雅孟子孝經頒天下為十三經開元四年張說
請補古易魯詩詁禮部郎中殷仲容摹古文于石此
九刻也天寶九年從李林甫請詔侍書徐浩等以十
楷刻九經于長安此十刻也蜀孟昶命李仁罕毋昭

商楷書刻易書詩三禮三傳論語孟子十一刻也南唐昇元以楷書刻十一經增孝經爾雅此十二刻也宋淳化六年翻蜀十一經于汴此十三刻也高宗御書五經于臨安府學才人吳氏續之此十四刻也洪适摹鴻都遺字于利州此十五刻也范成大復摹于才城此十六刻也天章閣待制胡元質復摹于成都學宮丞三體刻之此十七刻也宣德六年靖江王又摹于本府此十八刻也天順元年秦府又摹刻而古易書詩後完此十九刻也獨不及鄭覃之刻何耶

9.

杭世駿石經攷異

唐文粹李陽冰論古篆須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為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此論在當時雖未施行然已為鄭覃等開先矣

新唐選舉志云凡書學石經三體限三歲寫按學石經三體蓋指篆古文隸三體若石經止一體正書不得謂之三體且唐初定制時石經尚未立此條不應入唐石經

王應麟玉海云後唐長興三年二月令國子監校正九經以西京石經本抄寫刻板頒天下此以石經雕板之始也按舊唐書褚無量傳無量以舊庫內書目自高宗代即藏在宮中漸致遺逸奏請繕寫刊校以宏經籍之道葉夢得石林燕

語稱柳玭序訓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所鬻字書小學率
雕本則唐固有之若九經之有雕本板實始後唐詳勘者馮
鎬陳觀田敏也迨周廣順三年六月丁巳判監田敏又上十一
經及爾疋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刻板皆四門博士李鶚書
惟公羊前三禮為郭嵠書至顯德二年又校勘經典釋文
三十釋文十卷雕印命張昭田敏詳校餘詳胡應麟筆
叢

王應麟困學紀聞云唐儒宗傳序文宗定五經鐫之石張
參是正譌文按文粹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大
歷中名儒張參為司業始詳定五經書諸于論堂東西廡之壁

序以張參為文宗時誤矣參所定乃書于壁非鐫之石也
朱彝尊曰宋京兆府學石經跋云京兆府學新移石經碑
記宋元祐中京兆黎持撰文河南安宜之書録之者長安石
工安民也其曰汲郡呂公者宣公大防之兄以工部郎中陝西
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大忠也自唐鄭覃
等勒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天祐中築新城石為韓建所棄
劉鄩守長安幕吏尹玉羽請輦入城鄩謂非急務玉羽
紿曰一旦敵兵臨城碎為矢石亦足以助戰鄩然之移置尚書
省至大忠領漕日始克盡徙立于學載持記甚詳玉羽
者京兆長安人以孝行聞杜門隱居鄩辟為保大軍

節度使推官仕後唐至光祿少卿晉高祖召之辭以老退歸奉
中嘗著自然經五卷武庫集五十卷其書散見于册府元
龜惜歐陽子不為立傳而其書亦不傳于世也
錢塘符曾云亭林攷金石文字謂開成石經左傳文公宣
公卷字更惡盥而成字城字皆缺末筆穀梁襄昭定哀
四公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為朱梁所補刻者宋劉從乂黎
持二記但言韓建劉鄩移石而不言補刻然成字缺筆其為
梁刻無疑按朱一寬公竊西都備禦邠岐日不暇給況彼亦安知
經學其時領佑國命者韓建而後王重師劉捍劉鄩康
懷貞之徒亦非能留心於此者也竊意移石之舉皆出尹玉

漢靈帝熹平四年蔡邕書丹立於太學門外此初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石經此二刻也劉曜入洛焚毀過半魏世宗補之此三刻也唐天寶中刻九經於長安禮記以月令為首此四刻也文宗時立石于國子監九經並論語孝經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此五刻也五代孟昶在蜀刻九經最為精確朱子論語註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宋淳化中刻於汴京今猶有存者審核黃氏所載本雖昭代於石經次第頗多漏略

至宋淳化刻於汴云云[illegible]刻蜀石經于汴又高宗[illegible]經于臨安[illegible]何耶

畢沅關中金石記

石刻十二經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

易九卷共九石書十三卷共十石詩二十卷共十六石周禮十卷共十七石儀禮十七卷共二十石禮記二十卷共三十三石春秋左氏傳三十卷共六十七石公羊氏傳十卷共十七石穀梁氏傳十卷共十六石孝經一卷共一石論語十卷共七石爾雅二卷共五石五經文字三卷大歷十一年六月張參撰九經字樣一卷唐元度撰共十石（寔按此記所言周禮公穀不足卷數與拓本不[illegible]有誤）開成二年元月立艾居晦陳玠□□□□段絳等

正書隸題首在西安府學

舊唐書云文宗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案實共一百五十卷外（趙說可實一百六十五卷）文字字樣又四卷舊書總成數言之故不符（一萬按今拓本石經實 五十九卷加以文字二樣四 百六十三卷）

禮記中月令用明皇刪定本列在曲禮前

舊唐書謂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為蕪累其評雖不盡然然就諸經中最不堪者推儀禮如捷之為建祖之為祖奉之為拳拜之為敗或以形譌或以聲誤皆當時書石者不通禮制於此

書全未寓目故臨時致多謬戾如此他如論語之
脱貧而樂道道字使後人因循不改未必非此書
之作俑
今本周禮太宰三曰郊甸之賦郊應作邦左傳毛
伯衛來錫公命錫應作賜晉侯伐鄭及郔郔應作
延論語爾愛其羊爾應作女爾雅皇華也應作華
皇也楊鳥白鷹應作楊白鷹者皆石本之正而後
代俗本之誤也或反據以辯正石本者非石經内
有旁改字有添注字如書予有亂十人添一臣字

左傳昭二十二年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下添子朝奔郊四字論語陽貨篇添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節誣謬之至或云即張參孫自牧所改或云宋晁公武據蜀石經增入吾鄉惠徵君棟以為是晁未知何所據或以為即明王堯惠等所為然其中亦有從古本改正極是處恐堯惠并不能也

唐時雖云依漢蔡邕刊碑立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却不在學中故黎持記云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委弃于野朱梁時劉鄩守長安

從幕吏尹王羽請輦入城中置唐尚書省之西隅
今龍圖呂公又移立于府學而建亭焉是石經置
學之始末
西安府學　大成殿後舊爲碑林今稱碑洞經始
於宋元祐庚午龍圖閣學士呂大忠自明迄
本朝屢加輯治余以乾隆壬辰歲政務稍暇進訪古
刻見屋宇傾圮經石及諸碑率棄榛莽瞻顧悚息
復議與修前後堂廡皆煥新焉旋於土中鍥得舊
刻數十片遂取石經及宋元以前者編排甲乙周

以闌楯明代及近人所刻則汰存其佳者別建三楹以存置其鎖鑰則有司掌之設法保護以冀垂諸永久壁經貞石頓復舊觀後有好古者舉而弗替可也

錢大昕潜研堂金石跋尾續

右國子學石經舊唐書譏其字體乖師法近儒崑山顧氏尤詆之予於癸巳歲取石本校勘再三乃知此經自開成初刻以後幾經後人之手乾符修改一也後梁補闕二也又有旁注字大約北宋人所作三也若明人補刊闕字則別為一石不與本文相淆而世俗裝潢者欲經文完具乃取明刻翦劖連綴之遂不復識別顧氏所舉石經之失大半出於明刻而援為口實不知其為裝潢本所誤也若旁注之字惟易書詩春秋論語有之其尤戾於古者如易觀卦彖添日月不過四字書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墓上閭上

俱添之字詩從夏南〻下添姬字上入執宮功執下添于
字錫山土田錫下添之字山下添川字田下添附庸字歲
其有〻下添年字詒孫子詒下添厥字春秋姜與子犯謀
謀下添飲之酒三字旅弓矢千弓下添丁旅二字奸絶我
好我下添同字則是康公絶我好也公下添弃字我下添
同字童子言爲子下添何字余狐裘而羔袖余下添猶字
若不能猶有晃祈能下添掩字叔虎之母美而不使〻下
視寢二字是將行而歸爲子祀行下添予字其四國當之
下添六物之占四字令子少不颺少下添負字而告于知
氏〻下添范𨻶二字二子之不欲戰也宜宜下添哉字乡

陵人者皆不在〻下添矣字皆淺陋非唐刻之舊或謂鼂
公武據孟蜀石經增入非也公武撰石經攷異在乾道庚
寅帥蜀之日其時長安已非宋地公武何從增改之且公
武所舉經文不同者三百二科十二經皆有之而石刻旁
注祇有易詩書春秋論語其非公武所作審矣惟春秋六
物之占一條與公武所舉適合然孟蜀石本經文即用開
成舊本公武作攷異乃以長興國學板本校勘得之而又
自言石經固脫錯監本亦難盡從則公武亦非專信監本
也予故謂旁添之字必是北宋人依監本增改然監本出
於田敏〻〻經學疏淺又在唐元度之下固難深信矣太平

御覽所引経文間與旁添之文相合而即據當時監本非別有古本也朱梁所刊惟儀禮左氏穀梁三経間有數段蓋経韓建葺城委棄之後輦來城中偶有損失而任意補之非奉朝命故字法醜劣亦無師承所謂自鄶以下無譏者矣乾符修改與初刻本互有得失當分別觀之夫今人得宋槧本尚知寶而愛之此経刻于唐世同時儒者議其蕪累固所不免越今已及千年世間不復見有唐本而此石歸然獨存乃以繆戾譏之甚矣其惑也

周易

周易十卷與今本異者君子以裒多益寡裒作襃力小而

任重小作少雜卦姤遇也姤作遘攷說文無褏字鄭荀諸家易皆作捊云取也褏从衣从采與孚同則褏亦與捊通矣力少而任重章懷注後漢書亦引之今本改為小則與知小句重出姤字說文亦不載古文易作遘而鄭氏從之王輔嗣改就俗體獨此一字未改此古文之僅存者石經勝于今本正在此等而顧氏皆以為誤蓋古學之不講久矣畧例云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筌字初刻从草後改从竹按說文無筌字荃蹄之語出莊子外物篇崔譔注荃香草可以餌魚則从艸者為正後人不知而妄易之

尚書十三卷第三第四第五第十一字畫似經重刻泰誓予有亂十人亂下旁添臣字春秋襄廿八年武王有亂十人昭廿四年余有亂十人論語予有亂十人俱有旁添臣字陸元朗論語釋文云本或作亂臣十人者非邢昺始據誤本增入臣字故劉原父有子無臣毋之疑唐以前無此說也予謂石本增加字皆北宋人所作觀於此益信說文猒訓飽經典多借厭為猒飽字此經萬年猒于乃德爾雅豫射猒也皆从正體此亦石經勝于今本之一證

毛詩

毛詩二十卷詩以十篇為什惟二雅周頌為然若魯頌上

四篇商頌止五篇不能成什故但云駉詁訓傳邪詁訓傳相臺岳氏本與石經同今本稱駉之什邪之什者誤矣予尾脩〻石刻作脩〻有蕭音攷中谷有蓷篇與歎叶宋高宗御書石經亦作脩說文本無脩字也賈用不售初刻作讎不遐有害初刻作瑕如彼遡風初刻作愬按說文無售遐二字晉人賦云愬流風而獨寫正用詩語此則後來改本不如初刻之善矣涼曰不可涼作諒此用鄭義訓諒為信無此疆爾界〻作介此從陸氏釋文頗皆以為誤亦未深攷爾

周禮

周禮十二卷牛人軍事共其犒牛石刻作槁攷說文無犒字小行人若國師役則令槁襘之注引鄭司農說槁謂犒師也春秋傳使展喜犒師服虔云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然則槁為犒之古文也攷工記妢胡之笴注云故書笴為筍杜子春云當為笴笴讀橐按說文無笴字石刻上半雖殘闕下半从句不从可其為筍無疑筍與笴字形相似讀笴為橐聲亦相近也至如大司樂王大食三宥宥與侑通大宰邦甸之賦今本譌為郊甸凡以神仕者今本譌為仕皆當依石刻正之顧氏轉以石本為誤殊不可解若地官序官一篇遂師當承遂人之下鄙師酇長里宰鄰長當承

遂大夫之下而自跳行中川下士六人當承川衡之下中川非官名而亦跳行此則書石者之無學劉昫所譏殆為是歟

儀禮

儀禮十七卷士昏禮燕禮二篇皆後梁重刻而燕禮篇尚存元刻五六行鄉射禮重刻者三之一聘禮重刻者大半此外皆元刻也而書法較之宅經稍劣然監本毛本此經多脫文賴有石刻後人得以校補厥功亦偉矣士冠禮啐醴建柶興與士昏禮啐醴建柶興之文同今本建譌為捷鄉飲酒禮遵者降席席東南面與鄉射禮大夫降席席東

南面之文同大夫即遵者也今本脫一席字鄉射禮閽人為燭於門外與大射之文同今本燭上多大字少牢饋食禮尸受同祭于豆祭與有司徹同祭于豆祭之文同今本受同譌為同受此以前後篇參觀之而決其可信者也有司徹主婦洗于房中與少牢主婦洗于房中之文同今本洗下多爵字則與特牲文同予謂少牢有司二篇皆有主婦贊者受爵之文則洗為洗爵可知特牲無贊者授爵一節故云洗爵此古人文字之密或疑此有脫文者失之矣喪服大夫之妾為庶子適人者諦審石刻為下本有君之二字按注云君之庶子女子子也則經文當有此二字大

功章云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與此文正同可證君之二字不可省今本皆無之石刻亦已磨改乃知初刻之精審乾符修改幾於不知而妄作矣

禮記

禮記二十卷以御刪定月令第一曲禮第二曲禮下第三檀弓第四檀弓下第五王制第六文字與今本異者以相臺岳氏本校之多相合乃知倦翁正俗之功大也曾子問祭殤不舉今本舉下有肺字按注云舉肺脊以經文但言舉故以肺脊實之且肺脊兩物如經文言肺不言脊正義亦當申明之矣岳本及衛湜集說本皆無此字其為後人

妄增無疑也喪大記子大夫公子食粥令本公子下有衆士二字蓋因上有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之文相涉而誤按下文士疏食飲水即衆士也則衆士不在食粥之內矣學記燕辟廢其學大學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石刻辟皆譬蓋用鄭義岳本皆作辟而圈去旁亦依鄭讀也緇衣章義癉惡今本義作善蓋後人依尚書改之陸氏釋文引皇侃云義善也又云尚書作善可證古本不為善矣君奭曰在昔上帝岳本在昔作昔在石刻亦作在上帝而在字之上有闕文必與岳本同閒

傳柱楣翦屏今本柱作柱拄俗字岳本作柱而圈上聲用陸德明音得其正矣宅如豐耗之耗作秏蘼疾之蘼作癈鏗鏘之鏘作鎗一个臣之个作介皆當以石刻為正

春秋

春秋三十卷内宣公上下俱經後梁重刻工卷尚存元刻五六行下卷重刻者僅三之一昔僖公篇亦有數段似出後人重刻如僖六年面縛釋縛之縛皆譌為縛殺譌為殺與宅卷全別定公篇亦似重刻越句踐之句宅卷从口此从厶是其證也然較之後梁刻本則字迹遠勝之矣顧氏於此經所摘誤字甚多今孜之大率眂人所補或係朱梁

所刻非唐本之舊隱十年宋人蔡人衛人伐戴此據陸氏釋文非誤也文元年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經書錫傳書賜故注有謝賜命之語非誤也宣三年晉侯伐鄭及延令本作郔說文亦以郔為鄭地然地名从邑多由經師增益廩延字亦無邑旁也宣十八年凡自內虐其君曰弒今本少內字內與外相對成文似不可省成二年且辟左右石刻且作旦夢必在夜則旦義為長昭三年少齊有寵而死今本齊作姜亦石本得之定元年榮駕鵞今本作駕鵝字說文無之依正文當用鴐假借以音則鴐駕亦通也哀二十六年四方其順之正義云四方諸國皆順從之是古本作

順也今本作訓乃後人依詩文妄改顧氏皆斷以為誤果孰誤而孰否乎若石刻之勝于今本而顧所未舉者襄二十九年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今本高上有齊字予謂左氏義例主精一言不可增損此傳子太叔稱鄭以經不書游吉也華定書官不書族故稱宋以别之其餘諸卿已見乎經知悼子不書晉太叔文子不書衛高子容何獨書齊乎此後人妄加而失其義者也昭元年趙孟曰夭乎今本夭作天夭與亡相對故云鮮不五稔昭二十五年吾聞文成之世謂文公成公也史記魯世家漢書五行志皆作文成今本作文武誤矣哀元年宿有妃嬙嬪御今本嬙為

嬙說文無嬙字陸德明云嬙本又作廧或作牆漢隸爿旁字或變从广廧與牆實一字也哀二十六年越臯如舌庸二十七年越子使舌庸令本舌作后以國語證之亦當為舌又如皇戌向戌穿封戌沈尹戌皆从戊从一唯衛公叔戍从戈从人板本往往溷殽非得石本何由決其異同以是知石刻之可貴也

公羊

公羊十二卷與令本亦多異同如桓二年隱賢而桓賤也令本賤作賤據注云賤不為諱則當為賤也僖廿六年乞者卑辭也令本乞下有師字據疏云乞者至若辭則不當

有師字也宣六年此非弒君如何古文如與而通當從古
為如也成二年郤克眹魯衛之使今本眹作眣說文有眣
無眹當以今本為長然陸氏釋文音舜又丑乙達結二反
从下二音當為眣从舜音當為眹石刻蓋據陸初音也襄
廿七年攜其妻子而與之盟今本攜為挈注云挈猶提也
挈〻二文已有挈其妻子何氏無注〻于此句之下知當為
攜字注中挈字亦攜之譌提攜為疊韻故轉相訓也襄廿
九年爾殺吾君今本弒作殺按下文云爾殺尔兄〻言殺
君言弒詞有輕重之別亦石刻為長也定元年不衰城也
今本衰為蓑說文衰訓雨衣衰正字蓑俗字亦當從石刻

也惟成十年經無冬十月注云去冬者惡成公令石刻依
左穀增入非何義矣

穀梁

穀梁十二卷襄公篇為宋梁重刻成公篇重刻者居其半
僖六篇亦似後來重刻卻不避城字顧氏謂昭定哀三卷
亦宋梁補刻則攷之殊未審矣隱元年貝玉曰含石本與
監本同顧氏謂石經作殊玉欲以糾刻本之誤豈其然乎
定元年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今本脫郊字石刻止存郊
之變而四字以字數計之郊上當有該字顧謂該誤為郊
又不然也

論語

論語十卷顔車馬衣裘衣下皇注輕字此宋人妄加攷北齊書唐邕傳劉祖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蓋用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一證也陸氏釋文於赤之適齊節音衣爲於既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本無輕字二證也邢疏云顔以已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是邢本亦無輕字三證也皇氏義疏云車馬衣裘共乘服而無所憾恨是皇本亦無輕字四證也今注疏與皇本正文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入非其舊矣無求生以害人今注疏本人作仁而疏中仍有害人字蓋明

人依朱本校改猶幸改之未盡以石刻證之益明白矣陽貨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九字皇本無之石刻亦無此節宋人增注于旁非唐本之舊矣至如我三人行必得我師寢不尸居不容添雕之為彫皆據陸氏釋文而顧氏以為誤何也

孝經

孝經一卷與今本無甚異同惟序文頗有補於將來石刻無於字

爾雅

爾雅三卷文字與今本異者多勝於今本如釋詁底底止

也釋文厎丁禮反厎之視反後人疑其重出輒改厎為㢞不知注中替㢞連文乃訓替為㢞非本有㢞字也釋言楮柱也今本皆从手旁按説文楮柱砥古用木故从木非从手也華皇也今本皇在華上按釋文亦先華後皇釋天四氣和謂之玉燭今本氣作時李善注文選引此文正作氣也釋艸盂狼尾今本盂為孟荷芙渠今本渠為蕖澤烏蕵今本蕵為蘐孛麻母今本孛為荸蒙王女今本王為玉釋木味荎著今本味為菋狄臧槔今本臧為藏釋鳥鷢白鷢今本分楊鳥為二字皆當依石刻正之